

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。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。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、回应挑战、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。

——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(2023年6月2日)

看传统技艺·听融合故事 ⑤

【见证】

青城烧卖:承载城市记忆 延续生活滋味

□康建国

呼和浩特又称“青城”，是一座有着深厚底蕴的历史文化名城，发展传承至今留下了内涵丰富、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在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中，最为人熟知的是和饮食有关的传统饮食制作技艺。在呼和浩特的传统饮食中，青城烧卖的影响最大。

关于青城烧卖较早记载的是民国时期的《归绥县志》：当时的归绥城（今呼和浩特）茶馆很多，市民早起喝茶“兼食烧卖”。关于“烧卖”在茶馆的售卖，《绥远通志稿》中说：“因茶肆附带卖之。俗语谓‘附带’为捎，故称‘捎卖’。”绥远是呼和浩特的前身，其记载可信，但不能保证是准确的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在《绥远通志稿》作者生活的年代，烧卖的写法就已经不确定了。其中有一点，烧卖最初和“茶肆”关系密切，是在茶馆出售的。但是，烧卖是否为携带着售卖的商品，尚无法确定。

在呼和浩特，制作和品尝烧卖的大小饭馆可以说是遍布大街小巷，以烧卖为核心的饮食文化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一个标志性存在。总结青城烧卖的特点，一是“烧卖”二字有多种写法，最常见的是“烧麦”，此外还有“烧卖”“捎卖”“捎美”等，区别只在发音音调和同音不同字；二是传统店面一股被称为烧卖馆，且只售羊肉烧卖一种；三是传统烧卖馆有别于其他饭店，烧卖馆营业时间早，过了中午就闭店；四是所有的烧卖馆都提供免费青砖茶。

如今的呼和浩特，茶馆没有了，茶馆的烧卖却保留下来，原来茶馆中的主要商品青砖茶却成了烧卖馆的免费饮品，这些变化体现的正是呼和浩特这座城市历史变迁的过程。清初，一度阻断的草原丝绸之路恢复繁荣，形成了以福建武夷山等地为起点，一路向北穿过内蒙古至俄罗斯圣彼得堡等地的国际商贸通道。这条通道行程超过万里，商路上的主要商品由丝绸变成了茶叶。在茶道上，茶叶不仅是生活必需品，还在贸易中充当货币角色，“行人入其境，辄购砖茶，以济银两所不通”。在草原上，“羊一头约值砖茶十二片，或十五片，骆驼十倍之”，因此，这条国际商贸通道又被称为“万里茶道”。

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使呼和浩特成了万里茶道上的重要节点城市。茶叶通过内蒙古运往草原地区，主要运输方式就是驼运，呼和浩特也就成了茶道上驼运的起点。曾经在呼和浩特经营的大盛魁商号，曾组织数以百计的骆驼，驮载丝绸、茶叶等货物运往草原，直达欧洲。驼队规模庞大，都要在夜里给驼队装载货物，天亮起运。因此，在呼和浩特就有了一大批以装驼为生的劳工，他们每天半夜起身，给骆驼装载物资。天一亮，驼队出发，这些劳工就聚集到附近的茶馆，喝价格低廉且加了盐的青砖茶，补充体力劳动所需要的水和盐分，再来一份烧卖，补充热量的消耗。在喝茶的同时，还要等待明天驼队雇主的出现。这就是为什么在《绥远通志稿》中记载当时茶馆众多的原因。这些茶馆，茶水和饮食价格低廉，且重油重盐，热量较高，满足了普通百姓尤其是长期从事体力劳动者的需要。天亮驼队出发，劳动者的工作也就结束了，所以茶馆开门较早，劳动者下午回家休息，等待夜里的工作，这些茶馆也就在下午停止营业直到第二天凌晨。

万里茶道的兴起，在更大范围内促进了中华饮食文化的交融。明清时期的呼和浩特，汉、蒙、满、藏、回等多民族在这座城市聚居，商业的繁荣不仅带来了城市发展，更促进了各民族包括饮食在内的更深更广的融合凝聚，奠定了呼和浩特这座城市的历史根基和城市品格。北方地区，特别是呼和浩特，烧卖的普遍写法是“烧麦”，而江南一带的写法则以“烧卖”为主。文之所以采用“烧卖”，是有历史内涵和文化缘由贯通其中的。

如今的青城烧卖，早已不仅仅是从事重体力的普通劳动者果腹的食物，而是承载呼和浩特城市记忆和文化传承中的一个特色饮食。保留传统习俗，清晨去烧卖馆喝茶叙旧，款待外地亲朋，也就成为了这座城市一道亮丽的生活抹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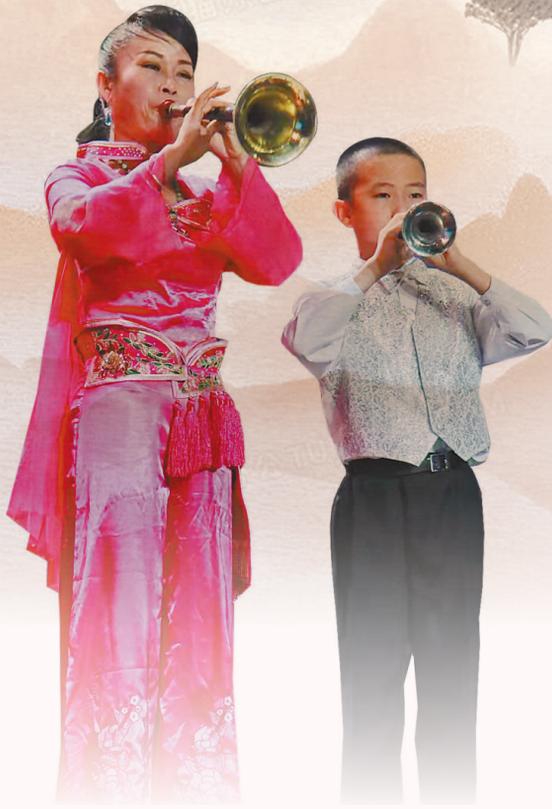
（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北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、研究员）

“扎根乡野沃土，流传黄河两岸，吹拉弹唱应有尽有，喜怒哀乐淋漓尽致。”短短一句话，道出流传数百年吹歌的独特魅力。

在内蒙古，托克托吹歌最负盛名，它已成为黄河文化与北疆文化相结合的代表作。



吹歌乐器喇叭。



吹歌表演。

穿越时空 余音悠长

音”“打音”“泛音”“苦音”等演奏技巧，以手指灵活多变的加花手法，借字转调，可活灵活现、惟妙惟肖地表演喜怒哀乐各种情绪，模拟老幼的声腔吐字道白，令人叫绝。

“好花还得绿叶扶”。除唢呐外，托克托吹歌乐器还包括管、笛、箫、笙、板胡等伴奏乐器，以及锣、鼓、钹等打击乐器，正是得力于这些伴奏乐器的“烘托托月”，使得唢呐的演奏效果得以高度发挥。

“一个鼓乐班，少到5人、7人，多至十几人，一人一件乐器，随叫随到，或席地而坐，或成伙而立。表演者与观众同台共场，观众可以随便提出自己喜欢的演奏曲目，表演者则尽自己所能满足观众。这种情感共鸣的表演、欣赏方式，是吹歌特有的，也是吹歌赢得群众普遍喜欢的重要因素。”托克托县人民文化体育馆负责非遗工作的张瑞霞介绍。

长此以往，托克托地区民间形成了在娶亲、庆贺、建屋上梁、店铺开张等时刻，请鼓吹班吹奏的传统习俗。

清同治年间，鼓吹乐世家的刘扣小跟随父亲从山西河曲迁来托克托县徐家寨。自此，金、刘两家人成为托克托地区的鼓匠世家，桃李满门。

如今，刘家徒弟李玉红青出于蓝，已成为自治区级非遗项目托克托吹歌的代表性传承人。她告诉记者：“我的师傅是徐家寨的刘聚财，第二代传承人。”

作为第三代传承人，李玉红与托克托吹歌缘分颇深。

“我是包头市达茂旗人，来这学习托克托吹歌1年多。”19岁的波波不善言谈，但眼睛里满是对吹歌的喜爱。他每天早上6点就起床，在练功房开始练习。

至今，李玉红已经累计教授来自内蒙古各地的学员60多人。

随着年龄的增加，现年48岁的李玉红外出表演的时间少了，教学之余，她把更多精力放到摸索托克托吹歌的鉴古融今，精进打磨上。

“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，我希望能有更多人喜爱这一民间艺术。”李玉红把对托克托吹歌的热爱，通过传授技艺的方式带给学生。

20世纪90年代开始，李玉红就开办了民族器乐培训班。直到现在，她仍然一直忙着给学生们上课。

“循环换气法是以前单一的吹歌形式，改为融吹歌、打击为一体的艺术形式，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爱好者。”李玉红向记者展示了吹歌，嘴里发出奇妙的音响，有戏曲唱腔、各种飞禽走兽叫声等。

“这是我舌下含了一个很小的金属片，震动金属片发出的各种音色。”李玉红告诉记者。

如何让托克托吹歌传统技艺焕发新的光彩？把托克托吹歌由以前单一的吹歌形式，改为融吹歌、打击为一体的艺术形式，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爱好者。

李玉红认为，创新后的托克托吹歌曲调愈加激烈厚重，内容更加深入人心。

今年的元宵佳节，托克托县在云中郡文化主题公园举办了一场吹歌饕餮盛宴。艺人们情绪昂扬，竟献绝技；围观者呐喊助威，掌声雷动。

（本文配图由托克托县文化馆提供）

乐队参加演出。

焕发光彩 融合创新

托克托吹歌从吹奏的音乐氛围和演奏技巧上分为文吹和武吹。文吹，以吹法技巧为主，模拟人发声，是展示艺人技艺的主要表现形式。武吹重在烘托氛围，也是显示吹歌手功底的手段。

李玉红向记者展示了吹歌，嘴里发出奇妙的音响，有戏曲唱腔、各种飞禽走兽叫声等。

“这是我舌下含了一个很小的金属片，震动金属片发出的各种音色。”李玉红告诉记者。

如何让托克托吹歌传统技艺焕发新的光彩？把托克托吹歌由以前单一的吹歌形式，改为融吹歌、打击为一体的艺术形式，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爱好者。

托克托吹歌：流动气韵演绎人间百态

□本报记者 及庆玲 张劲

小时候，村里最热闹的，就是有人家办喜事宴请吹鼓手吹曲儿。主人在院子里搭起一个帐篷，如果是冬天，还要在帐篷里生上火炉，上面烧着热茶，吹鼓手们或坐或站，吹唢呐、吹笙、拉二胡，曲调婉转悠长，直抵人们心灵深处。看热闹的人挤满了帐篷，不时点出想听的曲调。大家尽情地吹奏，吹鼓手卖力地吹奏，独特的曲调在村子里久久回荡。

作为一种传统的表演形式，托克托吹歌以其演奏技巧多样、表现形式丰富、贴近人民群众的特点，赢得广大群众的喜爱，成为很多人心中难忘的记忆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这种古老的吹奏方式也开始被其他音乐所取代，从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。如何重振吹歌雄风，让这门传统技艺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弘扬，让吹歌走进千家万户，首先，要找准定位，重塑形象。吹歌是来自民间的演奏技艺，受众在民间、生命力也在民间。吹歌不能简单地定位于仅服务于小众群体的红火热闹，吹奏者也不能仅满足于赶场赚钱，而是要确立更加远大的目标。有关部门要支持吹歌的发展，通过开展公益演出、举办吹歌比赛等形式，让这种艺术更好地深入到群众中间，从火热的生活中汲取营养，同时接受群众的检验，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其次，要提高吹奏人员的综合素质，培养传承人队伍。过去，由于历史的原因，人们对吹歌从业人员往往存在着认识上的偏见，从而影响了对这个行业的认知，他们即使自己非常喜欢听吹歌，也不会让孩子学习或者从事这项技艺。吹歌从业者也要不断创新吹奏技艺形式，探索将吹奏技艺与现代声乐结合，更好地满足不同年龄听众的需求，用高超的技艺、良好的品格感染引导听众，让大家喜欢这门技艺，投身这门技艺，把这门技艺发扬光大。有关部门要支持吹歌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，通过多种形式对吹歌传承人进行培训，搭建平台为吹歌技艺展示交流创造良好条件。鼓励支持吹歌传承人开办培训班，培养传承人，让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更好地走进千家万户。

《托克托民俗》一书记载：“托县地区自有多数聚居村落以来，鼓吹乐便开始流传。而据艺人口传，托县拥有本地区的鼓吹乐班子是在清朝咸丰年间，金旺弟兄从山西大同市迁来县境补还倍村定居后形成的。”

吹歌历史上名为鼓吹乐，是一种以吹管乐器为主的传统器乐演奏形式。

这种演奏，乐器以唢呐为主。不同造型的唢呐，通过艺人运用“花舌音”“气控音”“气拱音”“滑

音”“打音”“泛音”“苦音”等演奏技巧，以手指灵活多变的加花手法，借字转调，可活灵活现、惟妙惟肖地表演喜怒哀乐各种情绪，模拟老幼的声腔吐字道白，令人叫绝。

“好花还得绿叶扶”。除唢呐外，托克托吹歌乐器还包括管、笛、箫、笙、板胡等伴奏乐器，以及锣、鼓、钹等打击乐器，正是得力于这些伴奏乐器的“烘托托月”，使得唢呐的演奏效果得以高度发挥。

“一个鼓乐班，少到5人、7人，多至十几人，一人一件乐器，随叫随到，或席地而坐，或成伙而立。表演者与观众同台共场，观众可以随便提出自己喜欢的演奏曲目，表演者则尽自己所能满足观众。这种情感共鸣的表演、欣赏方式，是吹歌特有的，也是吹歌赢得群众普遍喜欢的重要因素。”托克托县人民文化体育馆负责非遗工作的张瑞霞介绍。

长此以往，托克托地区民间形成了在娶亲、庆贺、建屋上梁、店铺开张等时刻，请鼓吹班吹奏的传统习俗。

清同治年间，鼓吹乐世家的刘扣小跟随父亲从山西河曲迁来托克托县徐家寨。自此，金、刘两家人成为托克托地区的鼓匠世家，桃李满门。

如今，刘家徒弟李玉红青出于蓝，已成为自治区级非遗项目托克托吹歌的代表性传承人。她告诉记者：“我的师傅是徐家寨的刘聚财，第二代传承人。”

作为第三代传承人，李玉红与托克托吹歌缘分颇深。

“我是包头市达茂旗人，来这学习托克托吹歌1年多。”19岁的波波不善言谈，但眼睛里满是对吹歌的喜爱。他每天早上6点就起床，在练功房开始练习。

至今，李玉红已经累计教授来自内蒙古各地的学员60多人。

随着年龄的增加，现年48岁的李玉红外出表演的时间少了，教学之余，她把更多精力放到摸索托克托吹歌的鉴古融今，精进打磨上。

“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，我希望能有更多人喜爱这一民间艺术。”李玉红把对托克托吹歌的热爱，通过传授技艺的方式带给学生。

20世纪90年代开始，李玉红就开办了民族器乐培训班。直到现在，她仍然一直忙着给学生们上课。

“循环换气法是以前单一的吹歌形式，改为融吹歌、打击为一体的艺术形式，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爱好者。”李玉红向记者展示了吹歌，嘴里发出奇妙的音响，有戏曲唱腔、各种飞禽走兽叫声等。



托克托吹歌泥塑。

【一言】

让吹出来的歌走进千家万户

□苏永生

小时候，村里最热闹的，就是有人家办喜事宴请吹鼓手吹曲儿。主人在院子里搭起一个帐篷，如果是冬天，还要在帐篷里生上火炉，上面烧着热茶，吹鼓手们或坐或站，吹唢呐、吹笙、拉二胡，曲调婉转悠长，直抵人们心灵深处。看热闹的人挤满了帐篷，不时点出想听的曲调。大家尽情地吹奏，吹鼓手卖力地吹奏，独特的曲调在村子里久久回荡。

作为一种传统的表演形式，托克托吹歌以其演奏技巧多样、表现形式丰富、贴近人民群众的特点，赢得广大群众的喜爱，成为很多人心中难忘的记忆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这种古老的吹奏方式也开始被其他音乐所取代，从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。如何重振吹歌雄风，让这门传统技艺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弘扬，让吹歌走进千家万户，首先，要找准定位，重塑形象。吹歌是来自民间的演奏技艺，受众在民间、生命力也在民间。吹歌不能简单地定位于仅服务于小众群体的红火热闹，吹奏者也不能仅满足于赶场赚钱，而是要确立更加远大的目标。有关部门要支持吹歌的发展，通过开展公益演出、举办吹歌比赛等形式，让这种艺术更好地深入到群众中间，从火热的生活中汲取营养，同时接受群众的检验，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其次，要提高吹奏人员的综合素质，培养传承人队伍。过去，由于历史的原因，人们对吹歌从业人员往往存在着认识上的偏见，从而影响了对这个行业的认知，他们即使自己非常喜欢听吹歌，也不会让孩子学习或者从事这项技艺。吹歌从业者也要不断创新吹奏技艺形式，探索将吹奏技艺与现代声乐结合，更好地满足不同年龄听众的需求，用高超的技艺、良好的品格感染引导听众，让大家喜欢这门技艺，投身这门技艺，把这门技艺发扬光大。有关部门要支持吹歌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，通过多种形式对吹歌传承人进行培训，搭建平台为吹歌技艺展示交流创造良好条件。鼓励支持吹歌传承人开办培训班，培养传承人，让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更好地走进千家万户。

《托克托民俗》一书记载：“托县地区自有多数聚居村落以来，鼓吹乐便开始流传。而据艺人口传，托县拥有本地区的鼓吹乐班子是在清朝咸丰年间，金旺弟兄从山西大同市迁来县境补还倍村定居后形成的。”

吹歌历史上名为鼓吹乐，是一种以吹管乐器为主的传统器乐演奏形式。

这种演奏，乐器以唢呐为主。不同造型的唢呐，通过艺人运用“花舌音”“气控音”“气拱音”“滑

音”“打音”“泛音”“苦音”等演奏技巧，以手指灵活多变的加花手法，借字转调，可活灵活现、惟妙惟肖地表演喜怒哀乐各种情绪，模拟老幼的声腔吐字道白，令人叫绝。

“好花还得绿叶扶”。除唢呐外，托克托吹歌乐器还包括管、笛、箫、笙、板胡等伴奏乐器，以及锣、鼓、钹等打击乐器，正是得力于这些伴奏乐器的“烘托托月”，使得唢呐的演奏效果得以高度发挥。

“一个鼓乐班，少到5人、7人，多至十几人，一人一件乐器，随叫随到，或席地而坐，或成伙而立。表演者与观众同台共场，观众可以随便提出自己喜欢的演奏曲目，表演者则尽自己所能满足观众。这种情感共鸣的表演、欣赏方式，是吹歌特有的，也是吹歌赢得群众普遍喜欢的重要因素。”托克托县人民文化体育馆负责非遗工作的张瑞霞介绍。

长此以往，托克托地区民间形成了在娶亲、庆贺、建屋上梁、店铺开张等时刻，请鼓吹班吹奏的传统习俗。

清同治年间，鼓吹乐世家的刘扣小跟随父亲从山西河曲迁来托克托县徐家寨。自此，金、刘两家人成为托克托地区的鼓匠世家，桃李满门。

如今，刘家徒弟李玉红青出于蓝，已成为自治区级非遗项目托克托吹歌的代表性传承人。她告诉记者：“我的师傅是徐家寨的刘聚财，第二代传承人。”

作为第三代传承人，李玉红与托克托吹歌缘分颇深。

“我是包头市达茂旗人，来这学习托克托吹歌1年多。”19岁的波波不善言谈，但眼睛里满是对吹歌的喜爱。他每天早上6点就起床，在练功房开始练习。

至今，李玉红已经累计教授来自内蒙古各地的学员60多人。

随着年龄的增加，现年48岁的李玉红外出表演的时间少了，教学之余，她把更多精力放到摸索托克托吹歌的鉴古融今，精进打磨上。

“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，我希望能有更多人喜爱这一民间艺术。”李玉红把对托克托吹歌的热爱，通过传授技艺的方式带给学生。



托克托吹歌泥塑。

托克托县文化馆。